

坐公交车

和风

有一段时间，因为“炮冲”，我的右手腕旧伤添新伤，无论骑自行车还是握方向盘，都苦不堪言。

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我在姚江边散步，路过包玉刚图书馆对面江滨公园的长廊亭时，黑地里突然跳出一位老者，一把握住我的右手使劲摇晃，说好多年没碰面了，难得难得。我顿时痛得龇牙咧嘴，一瞧老者乃是业余二胡高手、高桥派出所前所长顾尧根。顾所长手劲不减当年，只是我的老脸已皱成山核桃，面目狰狞。此后晚上散步路过江滨公园长廊亭，一听到悠扬的二胡声，赶紧绕道而过。那些日子，碰到久未谋面的亲朋好友，看到他们热情地伸出右手握手状，我赶紧以防疫的名义，双手作揖。

那段苦日子里，我每天要去鄞州区四明西路上的一家单位，不能骑车，也不能驾车，只好选择乘公交车。我在手机上下载了一款“车来了”软件，出发前做好功课，查询公交车到站时间，倒也省却许多不必要的等候。我家的小区后门是510路公交车停靠站，我的行程是先乘510路公交车到鄞奉路尹江路口站，再转乘179路公交车到钟公庙中学站下车。如果“车来了”软件提示510路公交车还有两分钟就要到站，本人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站头——尽管手受了伤，双腿还是利索的。

我以前很少坐公交车，改乘公交车后，既兴奋又彷徨。乘车前万万不能忘记戴口罩，上车乖乖地亮健康码、刷乘车卡。找到座位后，我一边欣赏窗外风景，一边竖起耳朵时刻关注车内的语音提示，生怕错过站头。公交车坐久了，便能察觉车上有世态。每逢站点上车，总有三五个打扮年轻的大妈，疾步上前，争抢座位；遇到熟悉的邻居或朋友，她们伸手把口罩往下一扯，见缝插针开始交流。随着话题的深入，嗓音逐渐变大。我对大妈们的高声交谈难以充分理解。多年前，读过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贝多芬百年祭》，开篇一句是“一百年前，一位虽还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乐曲的五十七岁倔强的单身老人……”耳聋是多么的可悲，伟

我这人很怕麻烦，当然，也尽量不麻烦别人。由此原单位的人都说我清高、孤僻，不太好接近，而妻子只用三个字评价我：情商低。反正年岁已经摆在这里，我也不想刻意去改变。生活中诸多的麻烦事中，有一件事从小到大大一挥挥之不去，这就是：理发。

俗话说：矮头矮头矮只头（矮头，漂亮的意思），蹩脚蹩脚蹩只脚。或许有人以为我对理发要求过高，实际并非如此，一不用吹风二不用烫头更不用美发，只要把头发剪短，看上去干净利落，就满足我的要求了。按理说，这么简单的理发要求再省力不过，头发长了，路边找家理发店，稍坐片刻，围布一掀，即可拍屁股走人。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等待理发的时间，特无聊；和半生不熟的理发师找话题聊天，特尴尬。小时候去供销社理发店理发，剪头发、洗头、修整、吹干，出了门该干嘛就去干嘛，还算省心，而现在理发，理发师只把头发剪短就算完事，然后顶着一头碎头发回家洗头——着实麻烦！

三年前病退回家，我过起了深居简出的日子，平时基本不出门，一个月也就需要理发时出一趟门。其实小区理发店不远，就

大的贝多芬连气势磅礴、高亢的交响乐也听不到，他只能咆哮了。我父亲年近百岁，一日两顿绍兴老酒，四两一餐，只是听力大为减退，他和我们讲话，声如洪钟，生怕我们听不见。他看电视，喇叭开得贼响，像极KTV里播放迪斯科。

公交车上的大妈聊得最多的是养儿育女经，听入耳了，觉得也是经验之谈，某些时刻恍然觉得行进中的车厢变身长知识的大课堂了。但有些乘客也令人生厌，对着手机大吼大叫，旁若无人。

510路公交车从姚江站始发，大半行程在海曙老城区逼仄、拥挤的道路上，不时得应付摩肩接踵的人流。有时看到横穿马路的行人，我的第一反应是司机要踩急刹了，赶紧握住扶手，以免前仰后合。谁知司机似乎早有预料，稳稳当地慢行、停车，让行人先过。我平素驾车，扣分罚款常犯在“车让人”的路口“车不让人”。公交车司机就不一样，看到行人离“车让人”的斑马线还有一两步的时候，就提前停车等候。看似小小的举动，却让行人感受到了文明，许多行人往往迈开大步快速通过。

今年双十一期间，我登上510路公交车，刷乘车卡时，情急之下多刷了一次。女司机提醒我，多刷了可以打乘车卡上的电话反映，钱会退到卡里。我嫌麻烦，后来就忘了此事。谁知11月17日一早乘上510路公交车时，女司机认出了我，说我以前多刷过一次卡，这次可以免费。

乘公交使用“车来了”软件，让我充分体会到智能化带给生活的便利。十年或二十年前，每次候在公交车站，总是翘首以盼望眼欲穿，嘀咕着公交车来了吗来了吗？“车来了”改变了我的乘车方式，譬如我乘510路公交车到鄞奉路尹江路口站转乘179路公交车时，一查软件，还要等10多分钟，索性迈开双腿直奔长丰大桥，开始一段短暂的锻炼。当我走到鄞州万科江湾府西站时，远远看到179路公交车徐徐驶来。步行十几分钟，出点微汗又消磨等候的烦恼，一举两得。

乘公交车也会遇到尴尬糗事。有一次，我在179路公交车上看微信入迷，错过下车站头，待回过神来，公交车驶离停靠站已有三四米。我是懂法的，逼停司机等于违法，索性一路坐到底，权当捡了个便宜。车到火车站南广场终点站，我穿越整个宁波火车站的地下负一层，赶往北广场965路公交车的始发站，乘车回家。现在，我市交通发达，凡是有公交车停靠的地方，都能找到回家的公交车。

但凡需要转车的乘客，最大的愿望是能下一辆公交车无缝对接，但要达到无缝对接，光应用“车来了”软件还不够，因为车辆行驶还受堵路等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我在持续乘坐510路、179路公交车往返新芝路与钟公庙中学的日子里，无缝对接的机会少之又少，偶然有一两次，就像自驾遇到一路无红灯那般的爽快。

我一直想写写乘公交车的文字，但在右手腕受伤的那些日子里，键盘上敲字，犹如石匠在青石板上凿碑文。如今伤痛大有减轻，赶紧把这些感受记下来，聊以慰藉乘公交车的那段日子。

理发

陈云

在马路斜对面，我撑着拐杖走过去，五六分钟就到，但还是觉得麻烦。本来头发养长一点，可以两个月理一次发，但我早已习惯了短发，夏天自不必说，脖子后头发稍长点，每次吃饭必定满头大汗，有时甚至拄拐走几步路，就会憋出一头臭汗，即便到了冬天，还是喜欢短理发，发长超过1厘米就觉得难受。

一年前的一天，偶然看到一条新闻，有个妈妈用电动理发器为她的孩子理发。新闻具体讲什么早已忘记，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电动理发器上，忽然茅塞顿开：我自己也可以买个电动理发器理发啊！小区理发店里的理发师还不是用这种可充电式理发器为我理发的吗？上网一搜，理发器只需一百来元，当即下单买了一个。有了理发器，还得有人给我理发。当我满怀期待目光转向妻子时，她赶紧声明：别指望我



钱钢 摄

脑海里的浪花

袁吉发

面对大海
我看不到春暖花开
只有脑海里的浪花
让我面对田野
流连翠绿的瓜果蔬菜
这差距有力地说明
我的智商是何等低下
白内障恣意侵袭我的眼睛
我来到海边
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汪洋，和
岛礁与船只的潇洒布阵
我脑海里层层浪花啊
每一朵都在强化意志和理性

远处那个海岛是一座高山
它全身散发着幽幽的佛气
我无意前去攀登拜谒
不是因为年迈体衰
是脑海里浪花提醒我
游人繁多 山路拥挤
既然十年前已经去过
如今最好把方便让别人
做人不要过于贪婪
而且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
即使拥有超越大半个中国的能力
也不要寻求庸俗的刺激

夕阳照耀着我的脑海
我的心里已没有浪漫
却常常被感恩的心情左右
致使我泪流满面
而且，全系情不自禁

口水也肆无忌惮
擅自流淌成许多无奈
夕阳温馨而怜悯
辉映着我脑海里的浪花
致使我的生存习性也在改变
如今最爱的风景
是孙子甜蜜酣睡的模样
最爱享受的美味
是孙子吃下的剩饭
急匆匆的人生路上
孙子姗姗来迟
本能意识
始终在牵制着我

脑海里的浪花啊
你激励我在紧张和恐惧中
努力增强家国情怀
心中的梦境
正演奏生命交响的尾声
呼唤变成呐喊
我为后来的青涩者加油祝福
睡梦中
我在聆听脑海里的浪花教诲
她告诉我
知思图报就会神清气爽
忘恩负义难得心里安宁
于是
为父母和亲人
为爱情和友谊
为人生路上帮助过我的人
永远心怀感恩，而后
大踏步地走向永恒

其三，头顶、侧面、耳朵后，我仔细摸了几遍，圆弧比较顺手，没有坑坑洼洼、忽高忽低，理发难度应该不会太大。

心里有了一定把握之后，还不能在家人面前声张，我决定暗暗试验一回。除了电动理发器，还准备了两样东西：一张旧报纸、一面小镜子。我端坐书桌前，先设定好理发器上头发的长短，铺开报纸，低下头，先从前往前推，推到头顶，然后再从四周往中心推，推刀的速度缓慢、均匀。为避免两次推刀中间有可能漏剃，多重复几次，多重叠几下。随着理发器发出轻快的蜂鸣声，乌黑的碎发一坨坨掉落到报纸上，望着间杂的几根透明的白发，不免暗自伤感：老喽老喽，真是逝者如斯夫啊……不到半小时，关机，用小镜子照着检查，正面、侧面，看是否有漏剃的地方，结果是：完美！把报纸裹紧，丢入垃圾桶，起身去卫生间洗头，再照照大镜子：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脸上的皮肤好像也白净了不少，反正怎么看都满意。

原以为自己根本无法解决的麻烦事，竟然如此简单、方便，正所谓求人不如求己。

从此，理发就从我的一大堆麻烦事中被剔除了。

走近吴锦堂

仇亦斌

到了慈溪观海卫，我想去看看锦堂学校。

路边很多房子被拆，看来是要拓宽马路。我先沿着一条较宽的马路行驶，按导航提示拐入岔路时，发现前方封道，看管的大爷说前面要铺设沥青，所以不能走了。大爷热心地给我指了一条窄窄的村道。两边是低矮的房子，一看路名为“锦堂路”，想来是近了。

远远看到了锦堂学校的校门，下车一问，疫情期间校园不开放。大老远赶来，不甘心，想去碰碰运气。走过一座小桥，见有学生在钓鱼，这才发现学校三面环河，环境得天独厚。不远处矗着一座中西风格的老建筑，想必就是锦堂学校旧址了。隔着铁门拍照有点远，于是央求门卫：能否入内看看老楼和雕塑，五分钟就出来？门卫大哥放我们进去了。

现存的主体建筑是一幢口字形洋房，类似北方的四合院。建筑用红砖砌成，白灰勾缝，既有中国古典建筑的庄重美感，又具日本近代建筑的风格。大门也是中西糅合，四根朱红柱子，像是刚漆的，托起上方半圆形的平台，平台边有白色的围栏。平台的后面，用红砖砌成的一门两窗，上面有类似中国古代阙门的装饰性建筑，形如皇冠，“锦堂学校”四个大字镶嵌在门的上方，为当时名士林世焯所书。走入圆拱门，走廊墙壁上有一副对联：忆往昔，农林桑蚕师恩浩荡，峥嵘岁月育英才；看今朝，汽修轻纺技艺铿锵，昌隆盛世续华章。院子中间，栽花植树，辟为花园，名为锦园。由4条石板铺就的小径形成一个棱形，可穿越整个花园，后门处还有一依山后花园，凿一泓清池。据说当年旁边还有发电房、水泵房等辅助设施，足见设计布局之周密。

回到大门前，我看到市、省和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石碑。石碑旁是直耸云天的水杉，江南特有的树种；另一侧则是三球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又是一个中西合璧。再西侧的新教学楼、办公楼，也是青砖、红砖相间的仿民国建筑，颇为和谐。

小广场上耸立着吴锦堂先生的全身铜像，只见他面向东方，身着敞开的西装大衣，衣襟似乎在随风微展。吴先生左手拄着一把大伞，右手朝上，手指微合，似乎在心算着什么，其神情仆仆，又踌躇满

■小小说

拨浪鼓

林俊燕

孙老太死了。

孙老太年轻时是个大美人。自古红颜多薄命，六十多年前，一顶花轿把豆蔻年华的孙姑娘抬入孙家。洞房里她忐忑不安，含着带喜地掀开红盖头，新郎是个半边猪面半边人脸的怪物，长嘴里流着涎水，眼里放射着骇人的绿光。孙姑娘“娘哟”一声晕了过去。

第二天，婆婆指使哭肿了眼的儿媳倒尿盆、端洗脸水。水端上来，婆婆嫌冷道热，指桑骂槐。孙姑娘端起那盆水泼向婆婆，转身从簸箕里摸出一把“王麻子”剪刀戳向自己咽喉。猩红的血流了一摊，但她没有死成，只是葱根般白的脖子留下一道疤。

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日子一久，孙姑娘认命了，毕竟丑丈夫待她不孬。于是一心和他过起日子来。

光阴就像韭菜一道道割，转瞬六十载过去，孙姑娘由俊俏的村姑变成了苍老老妇。

志。铜像后的基座上刻有“值锦堂学校创建百年华诞，赠吴锦堂先生铜像一尊，以示敬仰，学子茅理翔献”字样。查找资料后得知，著名企业家茅理翔中学时曾就读于锦堂学校，铜像于2009年5月建成。

我们站在展示栏边浏览学校概况，门卫大哥上前解说，旧楼原是老师的办公楼，刚花了一千万元整修完毕，修旧如旧，完全是按照原来的式样来的，正等待国家级的复查验收。他还说吴锦堂故居就在学校后面，故居的钥匙在附近村民处。我们决定再去碰碰运气。

走到山沿路的尽头，看到一座民国风格的民居，就是吴锦堂故居，门牌号为西房路56号。可惜大门紧锁，拍门也没人应答。围墙有四五米高，看不到里面景象。我绕到房后，看到一家修理铺前有好几个人，询问能否进去参观。一个红脸大哥吐酒气，热心地陪我们去找钥匙。找到编号为“蓬下毛二房27号”的民居，可惜主人不在家，钥匙没找到。我失望地回到故居前，扫描二维码查看相关信息，忽听到红脸大哥喊我，说是保管钥匙的人回来了。我一看来是位大姐，个子比我还高，她说自己是吴锦堂的族人，平时由她照看房子。

我们从后门入内，感觉建筑构件和内部装饰庄重朴实，并不奢华。这座故居是吴锦堂侨居日本神户时所建，硬山顶砖木结构，为六柱七檩二层楼房。总体为五开间布局，前设檐廊，有东西两厢房连接，形成三明二暗的建筑格局。天井内石板铺砌，面积40平方米，围墙正中置砖石门楼，门楼镌砖雕题额，外书“日升月恒”，寓意事业日趋兴旺，内作“兰芬桂馥”，喻示德泽长留后世。明间正中有吴锦堂的半身像，右肩上搭了一块面巾，我问红脸大哥这有何寓意，他说吴锦堂是苦出身，肩搭毛巾是表明他从不忘本。红脸大哥说这尊塑像今年一月刚落成，当时搞了一个仪式，敲锣打鼓，很是热闹。乡亲们从没忘记吴锦堂，一直在打造“锦堂师范，锦堂故里”为主题的旅游业。

我的小妹，高中毕业后当了民办教师，1984年考入锦堂师范学校，学制两年。是锦堂学校改变了她的命运。因为锦堂而改变命运的，当然不止她一人。

她的丑丈夫早已死了。那年村里来了东洋鬼子，看见丑丈夫，一名军士挥刀削去他的长嘴，他嚎叫着在地上翻滚，滚到那东洋兵胯下一把攥住那活儿往死里扯。他死了，头滚滚出老远。孙姑娘披麻戴孝为他发丧，哭得死去活来，哭得村里人全酸酸的。

孙老太临终时躺在苇蓆扎的灵床上闭着眼睛，主持丧事的七爷说：“不行啦，穿老衣吧。”

朱红柜子里藏着老衣，老衣上面放着一把拨浪鼓，一根牛皮筋挽着鼓槌，看样子得有几十年了。

有人拿了一摇，发出“波浪”“波浪”的声音。

孙老太忽然睁开眼，浑浊的眼珠子透出如泣似诉的企盼，像要穿越房屋看出八千里去，脸上隐隐浮上一层红晕。

七爷说：“这不是当年小山东的鼓吗？”

上年纪的人记起来，丑丈夫过世那年村里来了个小货郎，二十来岁，眉眼清秀，眉宇间有颗肉痣，摇着鼓唱着溜溜的山东小调，那就是这把鼓。后来小货郎参加了打鬼子的队伍，一去就没了音讯。

“波浪”“波浪”的声音停了，孙老太长嘘一口气，嘴角一翘，闭上了眼睛。

云烟深处 我将一朵思念放逐

初颜

云烟深处
我将一朵思念放逐
她如一缕月光
顺着你的思绪流淌
寂静的心房
她踏着脚尖轻轻彷徨

鸟儿低低轻唱
浮云提着裙裾悄悄倚在你眸旁
月亮吻过的思念啊
她随着你的指尖
一朵一朵盛开在你心波

风牵着温柔
贴着你的呢语站在路口

叶子轻轻飘落
她的香息
让一只蝶忍住了痴迷

云朵使劲剥离着
从里面淌出的灰色汁液
滤出一层浅浅的痛楚
从你的瞬间
悄悄落入你的心田

我与蓝天对视
他绽放着深情 深情的蓝
抵在我的眼底
渐渐 渐渐
潮湿了我的思念